

无“贞吝(閼)”。今本艮卦六四有“无咎”，战国本和帛本皆无“无咎”。今本和帛本涣卦卦辞最后有“利贞”，而战国本无“利贞”。

(2)战国简本有多字者，如 亡忘六二“不耕而获”，今本和帛本作“不耕获”，多“而”字。大 坎(大畜)卦“不家而畎”，今本和帛本作“不家食”，多“而”字。陵(随)卦上六“係而敏之”，今本作“拘係之”，帛本句型同。多“而”字，且句型稍有变化。战国简本颐六二“曰蹢颐”，帛本也有“曰”，今本作“颠颐”，少“曰”字。遯初六战国本作“豚斤尾疆”，今本和帛本无“斤”字。巽(涣)卦辞“王假于庙”下有“利见大人”，今本和帛本无此句。

(3)战国楚简使用了意思完全不同的字，如比卦楚简作“备筮”，今本和帛本作“原筮”。亡忘九五：“亡忘又疾，勿药有菜。”又，今本和帛本作“之”，菜，今本和帛本作“喜”。讼九二“三百户”，楚简作“三四户”。参(豫)六三(三)“可参”之“可”，今本作“盱”。战国本艮六二“艮其足”之“足”，今本作“腓”。“开(心)不悖”之“悖”，今本和帛本作“快”。

战国本与今本不同，有两种可能：一种可能是战国本转抄之误，今本对比它本做以校正。如上述第(1)种情况，战国本语句虽简练但不太顺畅；还有第(3)种情况，战国本用字不同，其义难解，故这两种情况恐属于此类。一种可能是《周易》原本有误或不规范，战国本沿袭之，今本对原本和战国本进行了处理，使之更规范。如上述第(2)种情况，今本语句更精练，且通达，恐属于此类。不管是哪种情况，皆说明了《周易》在流传过程中，有因文字转换或抄写而出现的问题，后经历多次校正和整理而成为今本，这些整理是在不改变作者原意的大前提下进行的，因此，虽然个别地方字句未能保持原貌，但今本整体上优胜于战国本和其他本。

试以颐卦为例。战国简本颐六二“曰蹢颐”，帛本也有“曰”，今本作“颠颐”，似今本逸“曰”字，然考其经文，今本颐六四曰“颠颐”，帛本作“颠颐”，战国本也作“颠颐”。又，除了卦名外，其他与颐相连的多是两字，如“观颐”、“由颐”、“拂颐”，知六二作“颠颐”更胜。

笔者认为，今本无“曰”字，也未必是逸字。“曰”字恐是《周易》成书过程中吸收其他文辞的遗存。理由，其一《周易》文辞中凡“曰”字难解。古人解说多不能自圆其说。如今本大畜九三：“良马逐，利艰贞，曰闲舆卫。”对于“曰”的训释，古人有两种观点，一是训“曰”为“说”，一是训“曰”为“日”。《经典释文》“曰，音越。刘云：曰，犹言也。郑：人实反，云日习车从。”(第354—355页)<sup>[6]</sup>后世多沿袭这两种观点，而今人高亨把“曰”当作“四”。(第234页)<sup>[7]</sup>笔者认为，训“曰”为“说”，此字多余，训“曰”为“日”，战国竹书本、帛书本及今本“曰”“日”写法清晰可辨，不可混淆，若可以把“曰”读为“日”，为何未发现任何版本将二者混写。高亨先生疑“曰”为“四”，则更无根据。考帛书《易传·昭力》，两次引用大畜九三皆为“闾舆之卫”，则知“曰”字多余。如廖名春所言：“今本曰字，用在此处，殊为不通”。“《昭力》引无‘曰’字，多一‘之’字，文从字顺，足证今本之‘曰’字有误。”(第188页)<sup>[8]</sup>又如困上六：“曰动悔有悔。”对于“曰”字解说与大畜卦大致相似。宋程颐说，“曰，自谓也。”(《程氏易传》卷四)今人高亨引王引之说，认为曰为语助词。考《象传》“动悔有悔，吉行也”，知此“曰”字多余。其二，卜辞、《归藏》与《周易》关系，前人作了深入的探讨，并逐渐形成了共识，认为易辞与卜辞、《归藏》文辞皆为卜筮类，其中卜辞和《归藏》之辞是卦爻辞形成的重要来源。今人台湾学者屈万里曾用大量的事实说明了易卦因袭龟卜，<sup>[9]</sup>余永梁从句法和成语两个角度说明易辞仿卜辞而成，<sup>[10]</sup>鄙人提出《归藏》对于《周易》的影响。<sup>[11]</sup>而卜辞常使用“占曰”等字眼，与《周易》密切相关的数字卦多用“曰”字。如河南安阳四盘磨卜骨刻

有：七五七六六六曰魁，七八七六七六曰隗。陕西岐山凤雏村出土甲骨刻有：曰其无咎既鱼(吉)。(第29—30页)<sup>[12]</sup>出土秦简《归藏》文辞皆用“曰”字，<sup>[13]</sup>因此，《周易》用“曰”字可能是吸收卜辞、《归藏》文辞时的遗存。而这种遗存在版本流传过程中，由于不符合《周易》卦爻辞体例而被整理者(如孔子儒家)有意删去，有个别未被删去则由于崇拜圣人而保留到今天。删去“曰”字，文句更顺畅，更规范。故今本颐卦无“曰”字当胜于它本。

当然，今本并非十全十美，个别地方仍有错误，不必盲目崇拜。如今本《周易·涣九五》作“涣汗其大号。”《汉书·刘向传》引同。历代多依此解之，高亨先生、刘大钧先生、吴新楚等人以上下文为据提出此句存有倒文(第335页)<sup>[7]</sup>(第310—311页)<sup>[14]</sup>(第13页)<sup>[15]</sup>，即“汗”和“其”位置互倒，当为：“涣其汗大号。”帛书《周易》作“涣其肝大号”是力证，而战国楚简也作：“臀斤大虐。”证明了今本有误。又，今本萃卦辞开始有“亨”字，战国楚简本和帛本皆无“亨”字。《释文》曰：“马、郑、陆、虞并无此字”，知今本衍“亨”字。战国本和帛本涣卦初六爻辞最后有“悔亡”，而今本无“悔亡”，知今本脱去“悔亡”。战国本和帛本既济九五爻辞最后有“吉”，而今本无“吉”字，今本脱去“吉”字。由此看来，虽经刘向父子和历代学士校勘今古文《周易》，对于脱去的“无咎”“悔亡”等辞进行过处理，但今本在流传过程中仍有脱有衍。

还有个别字的意义，今本不如战国本更清楚。如革卦卦辞今本作“巳日乃孚”，战国本作“改日乃孚”，六二爻辞今本作“巳日乃革之”，战国本作“改日乃革之”。“改”与“巳”可以通假，但战国本“改”字意思更明确，符合革卦意义，革，有变革改革之意，《彖传》曰：“‘巳日乃孚’，革而信之。”显然，将“巳”释为“革”，战国本作“改”则胜于今本“巳”。另外，《周易》通例是每一卦卦爻辞说的未必是一个事，但每一卦有一个主题，即必须与卦名意义相关。如屯卦用“屯”，临卦用“临”，咸卦用“咸”，艮卦用“艮”等，革卦当用“革”字或“改”字，战国本用“改”字，符合革卦意义，革，有变革改革之意。今本作“巳”易起歧义。古者有读为“祀”者，训为祭祀；有读为天干“己”者或地支“巳”者，傅会改革之意。即是其证。

#### 参考文献：

- [1]濮茅左.《楚竹书》《周易》(释文考释)[M].马承源.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三)[Z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3.
- [2]后汉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91.
- [3]金德建.经今古文字考[M].济南:齐鲁书社,1986.
- [4]王明钦.试论《归藏》的几个问题[A].古方,等.一剑集[C].北京:中国妇女出版社,1996.
- [5]廖名春.上海博物馆藏楚简《周易》管窥[J].周易研究,2000,(3).
- [6]周易正义[M]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9.
- [7]高亨.周易古经今注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90.
- [8]廖名春.帛书易传初探[M].台北:台湾文史出版社,1998.
- [9]屈万里.易卦源于龟卜考[A].黄寿祺,张善文.周易研究论文集[C].北京: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1987.
- [10]余永梁.易卦爻辞的时代及其作者[A].周易研究论文集[C].北京: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1987.
- [11]林忠军.王家台秦简《归藏》出土的易学价值[J].周易研究,2001,(2).
- [12]韩仲民.帛易说略[M].北京: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1992.
- [13]王明钦.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[A].武汉大学海峡两岸青年论文发表会论文,2001.
- [14]刘大钧.周易概论[M].山东:齐鲁书社,1988.
- [15]吴新楚.周易异文校正[M].广州:广东人民出版社,2001.

责任编辑:李尚信